



安祿山事迹卷中

十三載正月四日祿山入覲于汧在乃見于禁中賜
錦綵繒寶鉅萬



時肅宗覩兇逆之狀已露言于宗宗不納肅
宗恐宗廟顛覆乃至誠祈一夢是夜夢故內侍胡
普昇等二人昇一紫鞍覆黃帕自天而下至于肅
宗前一素板丹書文字甚多所記者唯四句曰厥
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命福祿不覲
及見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

居節制恩出常人楊國忠妬嫉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

李林甫陰狹多智見祿山必揣知其情偽遂畏服之楊國忠性燥而祿山視之蔑如也至是國忠言其必反奏請追之祿山以宗不疑但駕朝見以故宗益信祿山之忠不信國忠之言

九日加祿山尚書左僕射賜實封通前一千戶與一子三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各莊宅一所二十四日又加閑廐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羣牧都使度支

營田等使以御史中丞吉溫為之副郎溫加武部侍二

十六日又加兼知惣監事祿山奏前後破奚契丹部落及討招九姓十二姓等應立功將士其跳蕩弟一

弟二功並請不拘侍中書門下擬擬其跳蕩功請超弟一功請超二資三資弟二功請依資進功其告身仍望付本官為好

書寫送赴臣軍前制曰可以是超授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三一作十餘人祿山歸范陽宗御望春亭送別脫御服以賜之祿山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驅出關至洪門淇順流而下所

至郡縣舡夫持率^牽板繩立于岸上以待至則牽之而日行三百里^四三月一日祿山將拜官也^五宗以宰相處之命太常卿翰林學士張垧草詔既而楊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為相恐四夷輕中國乃止將行也^六宗命高力士送之于長樂坡力士歸^七宗謂曰祿山喜乎對曰恨不得宰相頗快快楊國忠曰此張垧也^八宗大怒黜垧瀘谿郡司馬

初垧贊相禮儀雍容^九宗翌日謂垧曰希烈以卿代之垧曰不敢貴妃在座遂告國忠^十伴之因以為

恨

祿山既至范陽憂不自安始決計稱兵向闕自是或言祿山反者^{十一}宗縛送祿山以是道路相目無敢言者

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因于商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乃放之

十四載五月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奏表陳事請以蕃將三十人以代漢將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門下即日進來便寫誥付千年宰相楊國忠^{十二}宰相素相謂

曰流言祿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請番將五代漢將其
反明矣乃請見陳事既見未對宗先告曰卿等疑
祿山反國忠等遽走階下垂涕其陳祿山反狀國忠以
祿山表留于上前而出俄又令表思藝宣言此一度
姑容之朕徐為圖可國忠等乃奉詔及國忠見無不
懇論其事國忠曰臣畫得一計可鎮其難伏望以祿
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為范陽節度
使呂貞誨為平靈節度使楊光翽為河東節度使上
許之草制未行

或曰請不以番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
山赴闕並是韋見素之旨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
素曰公出自寒微位居衆上時所忌疾成疑似耳
見素曰若公實為所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
其事見素約以事如未諧請公繼之國忠都無一
言俯僂而退見素却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
國忠要祿山先反以明己之先見可
上潜追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于范陽私俟其璆琳
受賂而還固稱無他其制遂寢初璆琳未還之時上

引宰相對常置白麻于座前及還上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祿山數詐稱破奚契丹所獲駝馬牛不可勝紀國忠因令門客蹇昂何盈以求祿山陰事圍捕命京兆尹李峴于其宅得李超安岱李方等皆令侍御史鄭昆之陰推劾潛縊殺于御史臺又貶吉温為澧陽長史

温天官侍郎瑣之猶子也連接大獄倚法附邪以出入人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忌失意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雖王公大人立可鄭親也

初蕭晃為河南尹以贓下獄温課竟其罪晃為李林甫佐之由是特恩轉太府卿温後為萬年縣丞未幾晃拜京兆尹時高力士權移將相晃親附之温尤與之善温揣晃拜官必謝恩于力士婦則先造其門至則歡甚晃纔至聞其言关之聲甚歡晃問閹者曰吉七品郎也晃素懼勢俟語畢通謁亦以久矣力士命引晃温佯若恐懼將走力士遽曰吉七參尹此故人也晃揖之与之對坐遂与之相結為膠漆矣乃引為曹官薦之于林甫温之進也

力士中書舍人梁陟嘗逢温于路低帽而以避之
温心銜之及柳勣之獄託勣引涉涉竟以流死其
陰賊也如此後與相國忠善教其取恩及國忠與
祿山交惡而温厚于祿山祿山掌閑廐引之副使
内伺朝廷國忠遂忌之及其貶也予宗命高力士
于朝堂宣慰百官曰吉温兇忍之人也自伯父已
來世為酷吏朕任人不明比刑濫恚温所為今為
卿等除酷吏卿其悅乎羣臣皆蹈舞拜謝無何安
祿山上表以理且言國忠讒疾之狀予宗方寵於

將相故兩存之初祿山握兵跋扈逆亂未發而以
法制之國忠反激而怒之利其疾動以取信於予
宗十四載正月九日丁卯吉温又坐贓七千足及
逼士人女為妾重貶端溪縣以令尋杖而死于獄
中

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予宗竟不之覺慶宗尚榮義
郡主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聞之怒令嚴莊上表
以自理其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予宗懼其生變遂
歸過於京尹李峴峴太守陵以安之六月予宗使黠涉

使分行郡縣給事中裴士淹恐懼不敢歸祿山乃見之

祿山自歸范陽逆狀漸露懼朝廷誅之使者將至輒稱疾不迎叡介士于前後成備而後見之士淹之至也亦如之令武士引入無復人臣之禮士淹宣言退之

七月祿山又請獻馬三千足鞍轡百副每足牽馬夫二人令番將二十二人部送載物長行車三百乘每乘夫三人河南尹奚達珣奏祿山所進鞍馬不少又

自將兵來復與甲杖庫同行臣所未會伏望特勅祿山所進馬官給人夫不煩本軍遠勞將健所進車馬令待至冬即先後遙遠計隳矣宗稍悟

或云因此撲殺輔璆琳非為託祭龍堂不虔也

乃遣中使馮承威齎書召祿山曰與卿脩得一湯沐故令召卿至十月朕御于華清宮兼宣如達奚之策祿山聞命曰馬不進亦得十月灼然入京承威得命奏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聞臣宣先奏旨居狀下不起但云聖人安穩遽令左右送臣于別館居數

日然後得免難十一月九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契丹室韋曳落兼范陽平靈河東幽薊之衆号为父子軍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楊國忠為名

十五日聞于行在平宗召宰相等謀國忠多自得之色美曰今反者獨祿山耳三軍左右皆不欲旬日必斬之來降不如此陛下發兵討之伏大義誅暴逆可不血刃而定矣大臣以下相顧失色上竟不悟以至于敗

唯與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

嚴莊者本至太僕卿後勸祿山反與高尚同力贊助及祿山末年恐事生不測遂與左右李猪兒同害祿山遂宣偽勅立安慶緒為皇太子慶緒兄弟事莊每事必先問之後慶緒奔相州軍事盛遂令妻薛氏假稱永王弟十一女詣懷鎮時過將李建將請婦順及見元帥代宗及汾陽告之遂云是嚴莊妻薛氏恐在道留滯不達故假稱永王女令嚴莊已背慶緒見在獲嘉言若許婦順投請給鉄券在軍前如可招者填名以付之與汾陽議曰若嚴莊招

到則餘黨可招特許奏聞必大用便將鈔券兼賜
衣差官領妻薛氏招莊差衙前魏羽奉狀奏聞便
令莊及妻乘傳詣闕到京之明日除司農卿高尚
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多才學常嘆息謂南商
周鏡曰不危宜當舉事不終而終不守以求活州
里之間甚得文章之名後改名尚天寶初李齊文
為新平太守舉尚高道不仕送錢三萬并寓書于
中官將軍吳懷寶以託之其年策試第四等授右
領將軍倉曹後懷寶引見高力士置之門下令子

師之無何託安祿山奏為平盧軍掌書記祿山由
是益親之遂與莊等共解圍讖祿山疑懼勸其謀
反累奏為屯田員外郎乃隨祿山陷東都偽授中
書侍郎偽赦書制勅並尚為之毀讖本朝所不忍
聞及慶緒至相州嚴莊所掌機務並尚代之仍拜
侍郎及史思明勅相州而殺慶緒兄弟尚與孫孝
哲同日遇害孝哲本契丹部人也母美色容為祿
山所通因茲狎近身長七尺勇健多謀及事祿山
出入卧内甚見親信祿山常因對見宮門俟宗

之召衣紐無故斷落祿山驚忙不知所為孝哲探
懷內取針線為祿山綴之祿山轉憐之常侍祿山
皆先意曲言必嘉悅又善于女工裁縫之事祿山
形大肚垂與眾稍異非孝哲裁縫不稱其身也天
寶中官至大將軍祿山僭逆為殿中監充閑廐使
衣馬奢侈性殘賊中外畏之于西監安守忠張通
儒田虔真等攻長安皆受制于孝哲殺王妃數十
人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素與祿山不叶者必殺
之以鉄棒搗腦蓋而死血流于地

蕃將阿史那承慶慶緒同謀幕府僚屬偏裨更無一
人知其端倪者其年八月後慰諭兵事士磨礪戈矛
稍甚于常識者竊怪至是祿山勒諸將出謂眾曰奉
事官胡逸自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隨手兵入朝來
以平禍亂耳

兼云莫命那人知那人知指國忠也

諸公弗怪翌日至城北辭其祖考墳墓遂發以節度
使賈循為留後薊縣者壽李克諫祿山以舉兵無名
必敗祿山特收人望使嚴莊報之曰苟利國家專之

可也利主宜邦正在今日何憚之乎百姓等議曰百
年老公未嘗見范陽兵馬向南者人人相與憂懼

既出范陽遂為長榜以毀國家兼安云累奏不聽
先令將軍何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捷以車千
乘包藏器械先俟于河陽橋以掌書記屯田員外郎
高尚孔目官太僕丞嚴莊專居左右以畫籌所至郡
縣無兵禦捍

兵起之後列郡開甲仗庫器械朽壞不可執兵
士皆持白棒所謂天下雖安忘戰則危

皆開門延敵長吏走匿或被擒殺或自縊于路徇而
降者不可勝計

祿山專制河朔已來七年餘餘蘊蓄奸謀潛行恩
惠東至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國
之柄十得二三行軍用兵皆在掌握蕃有歸降者
以恩煦之不伏者以勁兵討之生得者皆釋而待
資錫以衣賞之妻妾前後節度使招懷夷狄皆重
譯告諭夷夏之意因而博注注不祿山悉解九夷
之語躬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為俘囚暮為戰士

莫不樂輸死節而況幽薊之士乎及狼顧負恩其所由來者漸矣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翹送之

賊將高懇偽進射生手二十人光翹輕騎出迎遂為所執送詣祿山太原秦光翹多被擒并東受降城奏祿山反宗猶疑以讐嫌毀譖尚不之信

移牒陳其罪狀末云光翹已就擒國忠豈能更久其日陰風悽慘觀者寒心至鉅鹿郡欲宿祿山忽驚曰我名祿非所宜宿也移營至沙河縣博陵太守張

萬頃獻高漢祖不宿柏人頌王子牒至云渡黃河河水見厓冰結成橋

祿山多載草木于河中并以長索繫破艖大樹礙凌一宿而冰合

丁卯陷靈昌郡康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荔菲守瑜等首至尋陷滎陽傳大守崔無訖首至祿山是行也人以為敗不旋踵及頻告捷人皆失望十二日封常清戰敗而走保陝州

初常清自安西至上問東討方略常清大言上悅

遂除范陽節度使于東都召募皆市人而賊師至
一戰塗地勅削常清官秩令隨高仙芝効力

十三日陷洛陽傳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首至
平原太守顏真卿留其首斬其使者哭而瘞之
顏杲卿又以常山婦順

聚徒兵故殺賊將李欽湊于土門以應郭子儀燕
南豪傑殺賊以應地婦順者凡七郡

并縛賊副使何千年高邈送詣行在

杲卿本以材幹祿山奏為常山太守及杲卿為長

史表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邱丞張通幽密謀背
之時賊將李崑仁令弟欽湊領步騎五千鎮土門
而守常山杲卿遂謀召欽湊會赴郡會議因殺之
以併其兵會賊將高邈何千年俱自東至杲卿設
策遣藁城尉崔安石縣吏翟方德伏兵于驛生擒
千年及邈至是杲卿乃使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
執邈及千年及欽湊之首獻于京師焉

是月我以京兆尹牧榮王琬為行營元帥以河西隴
右節度使西平王哥舒翰為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

部落奴刺頡跌朱耶契^丹必^蹄渾林奚結沙陀蓬子處審吐谷渾恩結等二十三部落督藩漢^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于潼關

時朝廷空虛失藩籬之固懼其乘勢侵軼會祿山方圖僭號遂得徵兵以備之諸道軍士稍稍而至矣

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

京城誅宗道清河誅崔文廣平誅郭自卯常山擒何千年高邈博陵誅誠河間誅杜睦一時皆以

其地歸順

河北驛路再絕河南諸郡防禦固備哥舒翰擁兵守潼關又令王思禮至陝州見賊將偽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說以禍福祿山始懼責高尚及嚴莊曰汝等令我舉事皆云必成四邊兵馬若是必成何在汝等陷我不見汝等矣遂誡門下逐之數日祿山憂懼不知所為而怒不解及田乾真自關至從容為尚等言於祿山撥亂之主經營創業草昧之際靡不艱難漢祖狼狽于滎陽曹公傾覆于赤壁未

嘗一舉而成大事者今四面兵馬雖多皆新召募烏
合之衆未經行陣堡壘非勁銳之卒不足為我敵縱
大事不成猶可効袁本初以數萬之衆據守河北之
地亦足過十年五歲耳莊尚皆佐命元勳何以遽為
絕之使諸將聞之心不動搖乎祿山喜曰阿浩之言
是也吾已絕之奈何乾真曰但喚取慰勞之其心必
安因詔尚等飲燕燕酣樂祿山自唱傾盃樂與尚送酒
待之如初阿浩乾真祿山雖盜據河朔百姓怨其殘
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進尺寸之地乃遣其黨

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常山顏杲卿力屈
而城陷

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張通幽賈深獻捷且求救于
太原王承業通幽獻計于承業亦心害其功逗遛
其子久而方遣仍以所得賊將以為己功是以承
業等驟加官爵故杲卿屈焉

思明執杲卿及袁履謙送于祿山怒縛于落水橋柱
杲卿詬罵之聲至死不絕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
怒之先截其舌履謙以血噴賊面遂齧割之路人皆

不忍視常山既陷鄴郡廣平鉅鹿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等一十郡復為賊守

十五年六月八日郭子儀李光弼二軍東出敗史思明之衆于嘉山思明跣足露髮棄于博陵歸順者十三郡思明懼焉潼關失守二將帥燕趙之間賊復屠之

安祿山事迹卷中

程